

揚鞭集
上

711.119
S7228
1



揚鞭集
上



劉半農所作詩歌小品。自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六年
北京新書局印

序

半農的詩集將要出板了，我不得不給他做一篇小序。這並不是說我要批評半農的詩，或是介紹一下子，我不是什麼評衡家，怎麼能批評，我的批評又怎麼能當作介紹：半農的詩的好處自有詩在那里作證。這是我與半農的老交情，使我不得不寫幾句閒話，替他的詩集做序。

我與半農是新青年上做詩的老朋友，是的，我們也發謬論，說廢話，但做詩的興致却也的確不弱，新青年

上總是三日兩頭的有詩，半農到歐洲去後也還時常寄詩來給我看。那時做新詩的人實在不少，但據我看來，容我不客氣地說，只有兩個人具有詩人的天分，一個是尹默，一個就是半農。尹默早就不做新詩了，把他的詩情移在別的形式上表現，一部秋明集裏的詩詞即是最好的證據。尹默覺得新興的口語與散文格調不很能親密地與他的情調相合，於是轉了方向去運用文言，但他是駕御得住文言的，所以文言還是聽他的話，他的詩詞還是現代的新詩，牠的外表之所以與普

通的新詩稍有不同者，我想實在只是由于內含的氣分略有差異的緣故。半農則十年來只做新詩，進境很是明瞭，這因爲半農駕御得住口語，所以有這樣的成功，大家只須看揚鞭集便可以知道這個情實。天下多詩人，我不想來肆口抑揚，不過就我所熟知的新青年時代的新詩作家說來，上邊所說的話我相信是大抵確實的了。

我想新詩總是要發達下去的。中國的詩向來模仿佛束縛得太過了，當然不免發生劇變，自由與豪華的確

是新的發展上重要的原素，新詩的趨向所以可以說是很不錯的。我不是傳統主義 (Traditionalism) 的信徒，但相信傳統之力是不可輕侮的；壞的傳統思想自然很多，我們應當想法除去他，超越善惡而又無可排除的傳統却也未必少，如因了漢字而生的種種修詞方法，在我們用了漢字寫東西的時候總是擺脫不掉的。我覺得新詩的成就上有一種趨勢恐怕很是重要，這便是一種融化。不瞞大家說，新詩本來也是從模仿來的，牠的進化是在于模仿與獨創之消長，近來中國的詩似乎

有漸近于獨創的模樣，這就是我所謂的融化。自由之中自有節制，豪華之中實含清澀，把中國文學固有的特質因了外來影響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這或者是我個人的偏見也未可知，我總覺得藝術這樣東西雖是一種奢侈品，但給予時常是很吝嗇的，至少也決不浪費。向來的新詩恐怕有點太浪費了，在我這樣舊人——是的，我知道自己是很舊的人，有好些中國的藝術及思想上的傳統佔據著我的心——看來，覺得不很滿意，現在因了經驗而知稼穡之艱難，

這不能不說是文藝界的一個進步了。

新詩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歡嘮叨的敘事，不必說嘮叨的說理，我只認抒情是詩的本分，而寫法則覺得所謂『興』最有意思，用新名詞來講或可以說是象徵。讓我說一句陳腐話，象徵是詩的最新的寫法，但也是最舊，在中國也『古已有之』，我們上觀國風，下察民謠，便可以知道中國的詩多用興體，較賦與比要更普通而成就亦更好。譬如桃之夭夭一詩，既未必是將桃子去比新娘子，也不是指定桃花開時或是

種桃子的家裏有女兒出嫁，實在只因桃花的濃艷的氣分與婚姻有點共通的地方，所以用來起興，但起興云者並不是陪襯，乃是在發表正意，不過用別一說法罷了。中國的文學革命是古典主義（不是擬古主義）的影響，一切作品都像是一個玻璃球，晶瑩透澈得太厲害了，沒有一點兒朦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種餘香與迴味。正當的道路恐怕還是浪漫主義，——凡詩差不多無不是浪漫主義的，而象徵實在是其精意。這是外國的新潮流，同時也是中國的舊手法；新詩如往這

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國新詩也就可以產生出來了。

我對於中國新詩曾搖旂吶喊過，不過自己一無成就，近年早已歇業，不再動筆了，但暇時也還想到，略有一點意見，現在乘便寫出，當作序文的材料，請半農加以指教。

民國十五年五月三十日，周作人，于北京。

自序

我今將我十年以來所作所譯的詩歌小品，刪存若干首，按時期先後編爲一集，即用第一首詩第一二兩字定名爲『揚鞭』。

我不是個詩人。詩人兩字，原不過是做詩的人的意思。但既成了一個名詞，就不免帶着些『職業的』臭味。有了這臭味，當然就要有『爲做詩而做詩』的機會，即是『榨油』『絞汁』的機會，而我却並不如此。

我可以一年半不做詩，也可以十天八天之內無日不

做詩。所以不做，爲的是沒有感想；所以要做，爲的是有了感想肚子裏關熬不住。

有時我肚子裏有了個關熬不住的感受，便把什麼要事都擱開，覺也睡不着，飯也不想喫——老婆說我發了痴，孩子說我着了鬼——直到通體推敲妥貼，寫成全詩，才得如夢初醒，好好的透了一口氣。我的經驗，必須這樣做成的詩，然後在當時看看是可以過得去，回頭看看是也還可以過得去。至於別人看了如何，却又另是一件事。

請別人評詩，是不甚可靠的。往往同是一首詩。

給兩位先生看了得到了兩個絕對相反的評語，而這兩位先生的學問技術，却不妨一樣的高明，一樣的可敬。例如集中『鐵匠』一詩，尹默啓明都說很好，適之便說很壞；『牧羊兒的悲哀』啓明也說很好，孟真便說『完全不知說些什麼！』

原來做詩只是發抒我們個人的心情。發抒之後，旁人當然有評論的權利。但澈底的說，他們的評論與我的心情，究竟有得什麼關係呢？

我將集中作品按照時期先後編排，一層是要借此將我十年以來環境的變遷與情感的變遷留下一些影子；又一層是要借此將我在詩的體裁上與詩的音節上的努力，留下一些影子。

我在詩的體裁上是最會翻新鮮花樣的。當初的無韻詩，散文詩，後來的用方言擬民歌，擬『擬曲』，都是我首先嘗試。至於白話詩的音節問題，乃是我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無日不在心頭的事。雖然直到現在，我還不能在這上面具體的說些什麼，但譬如是一個瞎

子，已在黑夜荒山中摸索了多年了。

劉復。一九二六，三，三，北京。

揚鞭集目次

卷上 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

遊香山紀事詩 三十首存十

相隔一層紙

題小蕙週歲日造象

其實……

案頭

丁巳除夕

窗紙

以上一九一七

擬古二首

學徒苦

聽雨

無聊

曉

大風

沸熱

他們的天平

老牛

以上一九一八

E 絃

桂

中秋

落葉

鐵匠

賣菜

民國八年的國慶

木脚

猫與狗

以上 九一九

血

一個失路歸來的小孩

三十初度

牧羊兒的悲哀

稿子

夜

雨

愛它？害它？成功！

靜

教我如何不想她

餓

以上一九二〇

卷中

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

一九二一年元旦 在大窮大病中

病中與病後

奶娘

一個小農家的暮

稻棚

回聲

在一家印度飯店裏

歌「沒有不愛美麗的花」

山歌「郎想姐來姐想郎」

山歌「姐園裡一朵薔薇」

山歌「劈風劈雨」

山歌「你叫王三妹」

山歌「你聯竿擱擱」

山歌「五六月裡天氣熱」

母的心

耻辱的門

我們倆

巴黎的秋夜

賣樂譜

無題

戰敗了歸來

小詩『許多的琴絃』

小詩『酷虐的凍與餓』

小詩『眼淚啊』

秋風

兩個失敗的化學家

老木匠

織布

荒郊

詩神

三十三歲了

柏林

江南春暮怨詞

以上一九二一

以上一九二二

劫

巴黎的菜市上

我竟想不起來了

夢

在墨藍的海洋深處

別再說

憶江南

儘管是

秧歌

記畫

母親

熊

以上一九二三

三唉歌

麵包與鹽

山歌「你乙看見」

山歌「小小里橫河」

山歌「河邊上阿姊」

擬兒歌「小豬落地」

擬兒歌『鐵匠鏗鏘』

擬兒歌『我哥哥』

擬兒歌『噫事做』

儂家

陣雨

擬擬曲

歸程中得小詩五首

擬擬曲

小詩五首小病中作

以上一九二四

小詩二首記老友申無量語

小詩三首

以上一九二五

卷下 譯詩 (目次見卷下中)

游香山紀事詩
（三十首存十）

。一

揚鞭出北門，心在香山麓。

朝陽浴馬頭，殘露濕馬足。

。一一

古刹門半開，微露金身佛。

頽唐一老僧，當窗縫破衲。

小僧手紙鳶，有線不盈尺。

遠見行客來，笑向天空擲。

(注)此詩用江陰鄉音叶韻。

。三

古墓傍小橋，橋上苔如洗。
牽馬飲清流，人在清流底。

。四

一曲橫河水，風定波光靜。
泛泛雙白鵝，蕩碎垂楊影。

。五

場上積新芻，屋裏藏新穀。

肥牛繫場頭，搖尾乳新犢。

兩個碧蜻蜓，飛上牛兒角。

金。六。人。不。益。君。

網畔一漁翁，閒取黃烟吸。

此時入網魚，是笑還是泣？

。七。

白雲如溫絮，廣覆香山巔，

橫亙數十里，上接蒼冥天。

今年秋風厲，棉價倍往年。
願得漫天雲，化作鋪地棉。

。八

曉日逞嬌光，草黃露珠白，
晶瑩千萬點，黃金嵌鑽石。
金鑽誠足珍，人壽不盈百。
言念露易晞，愛此『天然飾』。

。九

漁舟橫小塘，漁父賣魚去。

漁婦治晨炊，輕烟入疏樹。

如想。十

公差捕老農，牽人如牽狗。

老農喘且噓，負病難行走。

公差勃然怒，叫囂如虎吼。

農或稍停留，鞭打不絕手。

問農犯何罪，欠租才五斗。

（一九一七，八月，江陰）

相隔一層紙

屋子裏攏着爐火，

老爺分付開窗買水果，

說『天氣不冷火太熱，

別任它烤壞了我。』

屋子外躺着一個叫化子，

咬緊了牙齒對着北風喊『要死！』

可憐屋外與屋裏，

相隔只有一層薄紙！

將官將帥小（一九一七，十月，北京）並不墮地。

將官將帥其臭舌，只未嘗曾與香和。

將官將帥，只欲無牽情。

不難不命不思知，非見將難日矣割割。

將官將帥，命下索來。

將官將帥，命下割割。

眼小惠匪類日發衆

題小蕙週歲日造象

你餓了便啼，飽了便嬉，

倦了思眠，冷了索衣。

不餓不冷不思眠，我見你整日笑嘻嘻。

你也有心，只是無牽記；

你也有眼耳鼻舌，只未着色聲香味；

你有你的小靈魂，不登天，也不墮地。

呵呵，我羨你，我羨你，

其實……

風吹滅了我的燈，又沒有月光，我只得睡了。

棹上的時鐘，還在悉悉的響着。窗外是很冷的，一隻小狗哭也似的嗚嗚的叫着。

其實呢，他們也儘可以休息了。

（一九一七，十二月，北京）

案頭

案頭有些什麼？一方白布，一座白磁觀音，一盆青青的小麥芽，一盞電燈。燈光照着觀音的臉，却被麥芽擋住了，看它不清。

不當守制文（一九二七，十二月，北京）

丁巳除夕

除夕是尋常事，做詩爲什麼？

不當它除夕，當作平常日子過。

這天我在紹興縣館裏，館裏大樹頗多。

風來樹動，聲如大海生波。

靜聽風聲，把長夜消磨。

主人周氏兄弟，與我談天：

欲招繆撒，欲造「蒲鞭」。

說今年已盡，這等事，待來年。

夜已深，辭別進城。

滿街車馬紛擾，

遠遠近近，多爆竹聲。

此時誰最閒適？

地上只一個我，天上三五寒星。

(注)繆撒，Musa之音譯。

窗紙

天天早晨，一夢醒來，看見窗上的紙，被沙塵封着，雨水漬着，斑剝隔離，演出許多幻象。

看！這是落日餘暉，映着一片平地，却沒有人影。

這是兩座金字塔，三五株櫻櫚，幾個騎着駱駝，拿着矛子的。

不好！是滿地的鮮血！是無數骷髏！是赤色的毒蛇！是金色的夜叉！——是拍賣場，正水中看！亂轟轟的是什麼？——是拍賣場，正是萬頭鑽動，人人想出廉價，收買他鄰人的破產物。

錯了！是隻老虎，怒洶洶坐在樹林裏，想是餓了！美人淚下如雨，她太美了！——不是！是一蓬密密的髭鬚，襯着個託爾斯太的面孔——好個慈善的面孔！

太胡又錯了！託爾斯太已死，究竟是個老虎！

還不是的；是個美人——美極了。

看！美人爲什麼哭？眼淚太多了！看！一滴！兩滴，一斛，兩斛，竟是波浪滔滔，化作了洪水！

看！滿地球是洪水！腦阿的方船也沈沒了！

水中還有妖怪，吞喫他屍首！

看！天邊來了個明星！唉！是個彗星！

「朋友！不要再看了！快發瘋了！」

「怎麼處置它？」

「扯去舊的，換上新的。」

「換上新的，怕不久又變了舊的。」

擬古二首

。一

轉側不成眠，何事心頭梗？

窻外月如霜，風動枯枝影。

。二

河水結堅冰，刁斗中宵靜。

想見江南人，獨把寒砧打。

（一九一八，二，一五，北京）

學徒苦

學徒苦！

學徒進店，爲學行買；

主翁不授書算，但曰「孺子當習勤苦！」

朝命掃地開門，暮命臥地守戶；

暇當執炊，兼鋤園圃！

主婦有兒，曰「孺子爲我抱撫。」

呱呱兒啼，主婦震怒，

拍案頓足，辱及學徒父母！

自晨至午，東買酒漿，西買青菜豆腐。

一日三餐，學徒侍食進脯。

客來奉茶；主翁倦時，命開烟鋪！

復令前門應主顧，後門洗缶滌壺！

奔走終日，不敢言苦！

足底鞋穿，夜深含淚自補！

主婦復惜燈油，申申咒詛！

食則殘羹不飽；夏則無衣，冬衣敗絮！

臘月主人食糕，學徒操持白杵！

夏日主人剖瓜盛涼，學徒竈下燒爨！

學徒雖無過，『場頭』下如雨。

學徒病，叱曰『孺子貪惰，敢誑語！』

清河流，鑑別髮縷。

學徒淘米河邊，照見面色如土！

學徒自念，『生我者，亦父母！』

（一九一八，二，
八，北京。）

聽雨

我來北地已半年，今日初聽一宵雨。

若移此雨在江南，故園新笋添幾許？

(一九一八，三，二四，北京)

學費難繳，
 更有北地路，
 翅片雲天會，
 貪聞幾處不，
 夏限無文，
 冬亦如緊！

無聊

陰沈沈的天氣，裏面一座小院子裏，楊花
飛得滿天，榆錢落得滿地。外面那大院子裏，
却開着一棚紫籐花。花中有來來往往的蜜蜂，
有飛鳴上下的小鳥，有個小銅鈴，繫在籐上。
春風徐徐吹來，銅鈴叮叮噹噹，響個不止。
花要謝了；嫩紫色的花瓣，微風飄細雨似
的，一陣陣落下。

（一九一八，五
月五日，北京）

曉

火車——永遠是這麼快——向前飛進。

天色漸漸的亮了；不覺得長夜已過，只覺車中的燈，一點點的暗下來。

車窗外面：

起初是昏沈沈一片黑，慢慢露出微光，露出魚肚白的天，露出紫色，紅色，金色的霞采。

是天上疏疏密密的雲？是地上的池沼？丘

陵？草木？是流霞？辨別不出。

太陽的光線，一絲絲透出來，照見一片平原，罩着層白濛濛的薄霧。霧中隱隱約約，有幾墩綠油油的矮樹。霧頂上，托着些淡淡的遠山。幾處炊烟，在山坳裏徐徐動盪。

這樣的景色，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

曉風輕輕吹來，很涼快，很清潔，叫我不甘心睡。

回看車中，大家東橫西倒，鼾聲呼呼，現

出那乾——枯——黃——白——很可憐的臉色！

只有一個三歲的女孩，躺在我手臂上，笑

彌彌的，兩頰像蘋果，映着朝陽。

(一九一八，七，二〇，滬寧車中)

大風

我去年秋季到京，覺得北方的大風，實在可怕，想做首大風詩，做了又改，改了又做，只是做不成功。直到今年秋季，大風又括得利害了，才寫定這四十多個字。一首小詩，竟是做了一年了！

呼拉！呼拉！

好大的風，也不論誰對付，
你年年是這樣的括，也有些疲倦麼？

呼拉！呼拉！

便算是誰也不能抵抗你，你還有什麼趣味呢？

呼拉！呼拉！……

這首詩是……

……

……

……

沸熱

(國慶日晚間，在中央公園裡)

沸熱的樂聲，

轉將我們的心情鬧靜了。

我們呆看着黑沈沈的古柏樹下，

點着些黑黝黝的紅紙燈。

多謝這一張人家不要坐的板凳；

多謝那高高的一輪冷月，
送給我們倆滿身的樹影。

灑灑也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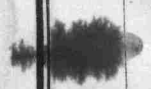
寒門呆香香黑黑黑黑古詩絕句

靜襟逸門前心靜開編丁

北燕曲樂聲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等字）

新聲



擬兒歌
（用江陰方言）

羊肉店！羊肉香！

羊肉店裏結着一隻大綿羊，

嗎嗎！嗎嗎！嗎嗎！嗎嗎！……

苦苦惱惱叫兩聲！

低下頭去看看地浪格血

抬起頭來望望鐵勾浪！

羊肉店，羊肉香，

阿大阿二來買羊肚腸，

三個銅錢買仔半斤零八兩，

回家去，你也奪，我也搶——

氣壞仔阿大娘，打斷仔阿大老子鴉片槍！

隔壁大娘來勸勸，貼上一根拐老杖！

羊肉（注）結，方言謂繫；拐老杖，拐杖也。

羊肉（注）結，方言謂繫；拐老杖，拐杖也。

擬兒歌

他們的天平

他憔悴了一點，

他應當有一禮拜的休息。

他們費了三個月的力，

就換着了這麼一點。

料田畝上，有一隻半氣水，一盤氣水。

老牛

秧田岸上，有一隻老牛屙水，一連屙了多天。酷熱的太陽，直射在它背上。淋淋的汗，把它滿身的毛，浸成氈也似的一片。它雖然極疲乏，却還不肯休息。樹陰裏坐着一隻小狗，很涼快，很清閑，搖着它的小耳朵，用清脆的聲音向牛說：『笨牛！你天天的繞着圈子亂走，何嘗向前一步？不要說你走得喫力，我也看

厭了！」牛說：「我不管得我自己能不能向前，也管不得你看厭不看厭，只要我車下的水，平穩流動，浸潤着我一片可愛的秧田。」狗說：「到秧田成熟了，你早就跑死了！」牛說：「這件事，我從來沒有功夫想到……」

E絃

提琴上的G絃，一天向E絃說：「小兄弟，你聲音真好，真漂亮，真清，真高，可是我勸你要有些分寸兒，不要多噪。當心着，力量最單薄，最容易斷的就是你！」E絃說：「多謝老阿哥的忠告。但是，既然做了絃，就應該響亮，應該清高，應該不怕斷。你說我容易斷，世界上却也並沒有永遠不斷的你！」

(一九一九，八月，北京)

這一首和前一首『老牛』，是預備登入每週評論第三十七期的。不幸這報出到三十六期就上了十字架了。後來適之把這兩詩的校樣送給我做個紀念，乃是已經斷去的E絃了。

桂

半夜裏起了暴風雷雨，

我從夢中驚醒，

便想到我那小院子裏，

有一株正在開花的桂樹。

它正開着金黃色的花，

我爲它牽記得好苦。

但是展轉思量，
終於是沒法兒處置。

明天起來，

雨還沒住。

桂樹隨風搖頭，

洒下一滴滴的冷雨。

院子裏積了半尺高的水，

混和着墨黑的泥。

金黃的桂花，

便浮在這黑水上，

慢慢的向陰溝中流去。

(一九一九，九，三，北京)

中秋

中秋的月光，

被一層薄霧，

白濛濛的遮着。

暗而且冷的皇城根下，

一輛重車，

一頭疲乏的騾，

慢慢的拉着。

全無重連在

湖而且念如星散財可

無情雨何降海中秋夜

白雲新湖散香風

湖一湖散香

中秋湖月夜

中秋

落葉

秋風把樹葉吹落在地上，

它只能悉悉索索，

發幾陣悲涼的聲響。

它不久就要化作泥；

但它留得一刻，

還要發一刻的聲響，

雖然這已是無可奈可的聲響了，

雖然這已是它最後的聲響了。

(一九一九，秋)

聲響

聲響

聲響

落葉

鐵匠

叮噹！叮噹！
清脆的打鐵聲，
激動夜間沉默的空氣。
小門裏時時閃出紅光，
愈顯得外間黑漆漆地。

我從門前經過，

看見門裏的鐵匠。

叮噹！叮噹！

他鎚子一下一上，

砧上的鐵，閃出綠光。

閃作血也似的光，

照見他額上淋淋的汗，

和他裸着的，寬潤的胸膛。

我走得遠了，

還隱隱的聽見
叮噹！叮噹！
朋友，
你該留心着這聲音，
他永遠的在沉沉的自然界中激蕩。
你若回頭過去，
還可以看到幾點火花，
飛射在漆黑的地上。

(一九一九，九月，北京)

賣菜

種菜的進城賣菜。他挑着滿滿的兩籃，綠油油的葉，帶着晶亮的露珠，穿街過巷的高聲叫賣。

不幸城裏人喫肉的多，喫菜的少，他儘管是一聲聲的高呼，可還是賣不了多少。

他賣菜賣了多年了，這點兒難道不知道！無如他既做了賣菜的，就使沒有人要買，他還

得要穿街過巷的高聲叫賣。

(一九一九，十月，北京)

此所說者乃一極端之例，在市上所說者，可謂大
用亦無一夫士之聲，其聲之高低，實與在
類，則知此聲之高低，實與在
關式！此一極端之例，在市上所說者，可謂大
燈光明，且其聲之高，實與在

民國八年的國慶

(原詩長七十七行，曾登新生活，今刪蹟四行)

朋友！

眼淚呢，終於是要流的；

但在這一天上，

也何妨忍它一忍呢？

擬裝木脚者語

歐戰初完時，歐洲街市上的裝木脚的，可就太多了。一天晚上，小客棧裏的同居的，齊集在客堂中跳舞；不跳舞的只是我們幾個不會的，和一位裝木脚的先生。

燈光閃紅了他們的歡笑的臉，
琴聲催動了他們的跳舞的脚。

他們歡笑的忙，跳舞的忙，

把世界上最快樂的空氣，

灌滿了這小客店裏的小客堂。

我呢？……

我還是多抽一兩斗烟，

把我從前的歡樂想想；

我還是我的木脚

在地板上點幾下板，

便算是幫同了他們快樂，

貓與狗

貓與狗相打。貓打敗了，逃到了樹頂上，呼呼的向下怒罵。狗追到樹下，兩腳抓爬着樹根，向上不住的咆哮。

貓說：「你狠！讓我你。到你咆哮死了，我下來喫你的肉。」

狗說：「你能上樹，我抓不到你。到你在樹上餓死了跌下來，我喫你的肉。」

一陣冷風吹來，樹打了個寒噤，搖頭嘆氣的說：『不幸的是我，我處於他們的永遠的爭持的中間了。但幸運的也是我，我可以可憐他們啊！到他們都死了，我冬天落下些葉子，遮蓋他們的屍身；春天招些小鳥來，娛樂他們的靈魂。』

(一九二〇，四月，倫敦)

血

耶穌釘死了，他的血，就和兩個強盜的血，同在一塊土上相見了。於是強盜的血說：「同伴，爲什麼人們稱你爲神聖的血？」耶穌的血說：「這誰都知道的：我的主，替人們犧牲了。」「那麼我們的主呢？」「你們的主，可是被人們犧牲了！」

（一九二〇，四月，倫敦）

一箇失路歸來的小孩

眼兒不出風（這是小蕙的事）

太陽蒸紅了她的臉；

灰沙染黑了她的汗；

她的頭髮也吹亂了；

她呆呆的立在門口，出了神了。

她呆呆的立在門口，

叫了一聲「爹！」

她舉起兩隻墨黑的手，

說「我跌了一交筋斗。」

「爹！媽！」

她忍住了眼淚，

却忍不住周身的筋肉，

颯颯的亂抖。

她說，「媽！」

遠咧！遠咧！

那頭！還要那頭！

（一九二〇，五，一八，倫敦）

真慨來沖我過來。

三箇即即即，至令毋毀矣。

三十箇，來即升。

三十箇

三十初度

三十歲，來的快！

三歲唱的歌，至今我還愛：

『亮摩拜，

拜到來年好世界。

世界多！莫奈何！

三錢銀子買隻大雄鵝，

飛來飛去過江河。

江河過邊姊妹多，

勿做生活就唱歌。」

我今什麼都不說，

勿做生活就唱歌。

（注）亮摩，猶言月之神；亮摩拜，謂拜月神，小兒語也。過邊

謂那邊，或彼岸。

此所謂三十，依舊習指虛歲言。

（一九二〇，六，六，倫敦）

牧羊兒的悲哀

他在山頂上牧羊；

他撫摩着羊頸的柔毛，

說「鮮嫩的草，

你好好的喫罷！」

他看見山下一條小澗，

急水擁着落花，

不住的流去。

他含着眼淚說：

『小寶貝，你上那裏去？』

老鷹在他頭頂上說：

『好孩子！我要把戲給你看：

我來在天頂上打個大圈子！』

他遠望山下的平原：

他看見禮拜堂的塔尖，

和禮拜堂前的許多墓碣；

他看見白霧裏，

隱着許多人家。

天是大亮的了，

人呢？——早咧，早咧！

哇！

他回頭過去，放聲號哭：

「羊呢？我的羊呢？」早拜自由由的哭！

他眼光透出眼淚，

看見白霧中的人家；

看見靜的塔尖，

冷的墓碣。

人呢？——早咧！

天是大亮的了！

他還看見許多野草，

開着金黃色的花。

(一九二〇，
六，七，倫敦)

稿子

「你這樣說也很好！

再會罷！再會罷！

我這稿子竟老老實實的不賣了！

我還是收回我幾張的破紙！

再會罷！

你便笑彌彌的抽你的雪茄；

我也要笑彌彌的安享我自由的餓死！

再會罷！

你還是儘力的「輔助文明」，「嘉惠士林」罷！

好！

什麼都好！

我却要告罪，

我不能把我的腦血，

做你汽車裏的燃料！」

岑寂的黃昏，

岑寂的長街上，

下着好大的雨阿！

冷水從我帽簷上，

往下直澆！

泥漿鑽入了破皮鞋，

吱吱吱吱的叫！

衣服也都濕透了，

冷酷的電光，

還不住的閃着；

轟轟的雷聲，

還不住的鬧着。

好！

聽你們罷，

我全不問了！

我很歡喜，

我胸膈中吐出來的東西，

還逼近着我胸膛，

好好的藏着。

近了！

近了我親愛的家庭了，

我的妻是病着，

我出門時向她說，

明天一定可以請醫生的了！

我的孩子，

一定在窗口望着。

是

我已看清了他的臉，

白白的映在玻璃後；

他的小鼻，

緊緊的壓在玻璃上！

可憐阿！

他想喫一個煮雞蛋，

我答應了他，

已經一禮拜了！

一盞兩點打花的路燈，

淡淡的照着我的門。

門裏面是暗着，

最後一寸的蠟燭，

昨天晚上點完了！

（一九二〇，六，二三，倫敦）

斷斷水痕

白白隨刻亦蕩離聲

幾日香帶下斷斷小劍

夜

（坐在公共汽車頂上，從倫敦西城歸南郊。）

白濛濛的月光，

懶洋洋的照着。

海特公園裏的樹，

有的是頭兒垂着，

有的是頭兒齊着，

可都已沈沈的睡着。

空氣是靜到怎似的，

可有很冷峻的風，

逆着我呼呼的吹着。

海般的市聲，

一些兒一些兒的沈寂了；

星般的燈火，

一盞兒一盞兒的熄滅了；

這大的倫敦，

只賸着些黑黢黢的房屋了。黑黢黢的屋頂，
我把頭頸緊緊的縮在衣領裏，
獨自占了個車頂，
任他去顫着搖着。
賊般狡獪的冷露呵！
你偷偷的將我的衣裳濕透了！
但這偉大的夜的美，
也被我偷偷的享受了！

(一九二〇，
七月，倫敦)

雨

（這全是小蕙的話，我不過替她做個速記，替他連串一下便了。一九二〇，八，六，倫敦）

媽！我今天要睡了——要靠着我的媽早些睡了。聽！後面草地上，更沒有半點聲音；是我的一小朋友們，都靠着他們的媽早些去睡了。

聽！後面草地上，更沒有半點聲音；只是墨也似的黑！只是墨也似的黑！怕阿！野狗野

貓在遠遠地叫，可不要來阿！只是那叮叮咚咚的
雨，爲什麼還在那里叮叮咚咚的響？

媽！我要睡了！那不怕野狗野貓的雨，還在
墨黑的草地上，叮叮咚咚的響。它爲什麼不
回去呢？它爲什麼不靠着它的媽，早些睡呢？

媽！你爲什麼笑？你說它沒有家麼？——

昨天不下雨的時候，草地上全是月光，它到那
里去了呢？你說它沒有媽麼？——不是你前天
說，天上的黑雲，便是它的媽麼？

愛它？害它？成功！

一株小小的松，

一株小小的柏：

看它能力何等的薄弱！——

只是幾根柔嫩的枝，

幾片稀鬆的葉。

你若是要害它，

只須是一砍，便可把它一齊都砍了；

或是你要砍那一株，便把那一株砍去了。

可是你紮花匠說：

你不害它，你愛它。

你愛了它三年，

把柏樹紮成了一條龍，松樹紮成了一隻鳳。

你說，你成功了；

人家也說，你成功了！

我却要傷心：

我已看不見了那天然的松，天然的柏。

有人說：你是真心的愛它。

有人說：你是爲着要賣它，所以這樣的害它。

但是，這有什麼區別？

我只須看着了那柏做的龍，松做的鳳，

我便要傷心；

我便永遠牢記着：

你是這樣的成功了，

人家也就此稱許你成功了！

拜謝水殿李鴻章

拜謝我這首詩，是看了英國 F. L. Peacock (1785-1866)
拜謝所做的一首 “The Oak and the Beech”，做的。我
拜謝的第一節，幾乎完全是抄他；不過入後的用意不
拜謝人同，似乎有些『反其意而爲之』（他的用意也很
拜謝人好）。所以我應當把他的原詩，附錄在下面：—

For the tender beech and the sapling oak,

拜謝 That grow by the shadowy rill,

You may cut down both at a single stroke,

You may cut down which you will.

But this you must know, that as long as they grow,

Whatsoever change may be,

You can never teach either oak or beech

To be aught but a greenwood tree.

(一九二〇，八，一一，倫敦)

靜

心底裏迸裂出來的聲音，在小屋中激蕩了
一回，也就靜了。

靜了！鼠眼在冷樑上悄悄的閃，石油在小
燈裏慢慢的燃。

他倆也不覺得眼睛紅，他倆早陪了十多天
的夜了。他倆已經麻木，不再覺得兩邊肋脇下
一絲絲的噏着痛了。

沈寂的午夜，還是昨天午夜般的沈寂。

只更靜，靜的聽得見屋頂裏落下來的塵埃

灰屑。

他忽然爆發似的說：「黃葉不落青葉落！」

去年先去了他的妻，今年他也去了。要去的去不了，不能去的可去了！」

她不響。燈光在她老眼中，金花似的舞；

她眼前是黑霧般的一片模糊。

她對着床上躺着的看！看！看！……她想：

他真的去了麼？不還在屋中？耳朵裏不分明還是他的呻吟？他的呼痛？……

他身上蓋的被，怎？……不還是浪紋般的顫動？……

她回想到三十年前，這拳大的一個血泡兒，她怎樣的捧！是！只是三十年，很近！他兩點漆黑的小眼，她還記得很清。

靜！什麼地方的野狗，一聲——兩聲——……

鳥醒了，燈淡了，紙窗上的黎明，又幽幽的來了。

『怎麼好？……只是二十多天的病，真的是夢也沒做到！』

『他呢，完了！我們呢，也快了！只還留下個小的，不也就完了！』

靜！紙窗上的黎明，幽幽淡淡的黎明……

烏沈沈的晨風，昨天般的吹來。近地處幾片紙灰，打了個小旋兒，便輕輕的飄散。

小巷中賣菜的聲音，隨着血紅的朝陽，把睡着的一齊催醒。

破絮中的小的，也翻了個身，張開眼睛問：「公！婆！爸爸的病，想是輕了；他已不像昨天般的呻吟了！」

「……」

白髮，白須，人面，紙灰，一般的白。階
前慢慢的走着日影，頰上慢慢的流着淚珠，一
般的靜，靜……

(一九二〇，八，一六，倫敦)

靜！

世界上最靜的……

天……

……

教我如何不想她

(歌)

天上飄着些微雲，

地上吹着些微風。

啊！

微風吹動了我頭髮，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戀愛着海洋，
人面，
波光，
一樣白。
岸

海洋戀愛着月光。

啊！

這般蜜也似的銀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魚兒慢慢游。

啊！

燕子你說些什麼話？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樹在冷風裏搖，

野火在暮色中燒。

啊！

西天還有些兒殘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一九二〇，九，四，倫敦）

餓

此詩應在『牧羊兒的悲哀』一詩之後，以排印之外誤，補錄於此。

他餓了；他靜悄悄的立在門口；他也不想什麼，只是沒精沒采，把一個指頭放在口中咬。他看見門對面的荒場上，正聚集着許多小孩，唱歌的唱歌，捉迷藏的捉迷藏。

他想：我也何妨去？但是，我總覺得沒有氣力，我便坐在門檻上看看罷。

他眼看着地上的人影，漸漸的變長；他眼

看着太陽的光，漸漸的變暗。『媽媽說的，這是太陽要回去睡覺了。』

他看見許多人家的烟囱，都在那裏出烟；他看見天上一羣羣的黑鴉，咿咿呀呀的叫着，向遠遠的一座破塔上飛去。他說：『你們都回去睡覺了麼？你們都吃飽了晚飯了麼？』

他遠望着夕陽中的那座破塔，尖頭上生長着幾株小樹，許多枯草。他想着人家告訴他：那座破塔裏，有一條『斗大的頭的蛇！』他說：

『哦！怕啊！』

他回進門去，看見他媽媽，正在屋後小園中洗衣服——是洗人家的衣服——一隻腳搖着搖籃；搖籃裏的小弟弟，却還不住的啼哭。他又恐怕他媽媽，向他垂着眼淚說，『大郎！你又來了！』他就一響也不響，重新跑了出來！

他爸爸是出去的了，他却不敢在空屋子裏坐；他覺得黑沉沉的屋角裏，閃動着一雙睜圓的眼睛——不是別人的，恰恰是他爸爸的眼睛！

他一響也不響，重新跑了出來，——仍舊是沒精沒采的，咬着一個小指頭；仍舊是沒精沒采，在門檻上坐着。

他真餓了！——餓得他的呼吸，也不平均了；餓得他全身的筋肉，竦竦的發抖！可是他並不啼哭，只在他直光的大眼眶裏，微微有些淚痕！因為他是有過經驗的了！——他啼哭過好多次，却還總得要等，要等他爸爸買米回來！他想爸爸真好啊！他天天買米給我們喫。

但是一轉身，他又想着了——他想着他爸爸，有一雙睜圓的眼睛！

他想到每吃飯時，他吃了一半碗，想再添些，他爸爸便睜圓了眼睛說：「小孩子不知道「飽足」，還要多吃！留些明天吃吃罷！」他媽媽總是垂着眼淚說，「你便少喝一「開」酒，讓他多吃一口罷！再不然，便譬如是我——我多吃了一口！」他爸爸不說什麼，却睜圓着一雙眼睛！

他也不懂得爸爸的眼睛，爲什麼要睜圓

着，他也不懂得媽媽的眼淚，爲什麼要垂下。但是，他就此不再吃了，他就悄悄的走開了！

他還常常想着他姑母——「阿！——好久了！

媽媽說，是二年了！」三年前，他姑母來時，帶來兩條鹹魚，一方鹹肉。他姑母不久就去了，他却天天想着她。他還記得有一條鹹魚，掛在窗口，直掛到過年！

他常常問他的媽媽，「姑母呢？我的好姑母，爲什麼不來？」他媽媽說，「她住得遠咧！」

有五十里路，走要走一天！」

是呀，他天天是同樣的想，——他想着他媽媽，想着他爸爸，想着他搖籃裏的弟弟，想着他姑母。他還想着那破塔中的一條蛇，他說：「它的頭有斗一樣大，不知道他兩只眼睛，有多少大？」

他咬着指頭，想着想着，直想到天黑。他心中想的，是天天一樣。他眼中看見的，也是天天一樣。

他又聽見一聲聽慣的『哇——烏——』，他又看見那賣豆腐花的，把擔子歇在對面的荒場上。孩子們都不遊戲了，都圍起那擔子來，捧着小碗吃。

他也問過媽媽，『我們爲什麼不吃豆腐花？』媽媽說，『他們是吃了就不再吃晚飯的了！』他想，他們真可憐阿！只吃那一小碗東西，不餓的麼？但是他很奇怪，他們爲什麼不餓？同時擔子上的小火爐，煎着醬油，把香風一陣陣送

來，叫他分外的餓了！

天漸漸的暗了，他又看見五個看慣的木匠，依舊是背着斧頭鋸子，抽着黃烟走過。那個年紀最大的——他知道他名叫「老娘舅」——依舊是喝得滿面通紅，一跛一跛的走；一隻手裏，還提着半瓶黃酒。

他看着看着，直看到遠遠的破塔，已漸漸的看不見了；那荒場上的豆腐花擔子，也挑着走了。他於是和天天一樣，看見那邊街頭上，

來了四個兵，都穿着紅邊馬褂；兩個拿着軍棍，兩個打着燈。後面是一個騎馬的兵官，戴着圓圓的眼鏡。

荒場上的小孩，遠遠的看見兵來，都說『夜了』！一下子就不見了！街頭躺着一隻黑狗，却跳了起來，緊跟着兵官的馬脚，汪汪的嗥！

他也說，『夜了夜了！爸爸還不回來，我要進去了！』他正要掩門，又看見一個女人，手裏提着幾條魚，從他面前走過。他掩上了門，

在微光中摸索着說，「這是什麼人家的小孩的
姑母阿！」

(一九二〇，六，二〇，倫敦。)